

社造的歷史脈絡觀察與階段性展望

向家弘

台灣社造聯盟執行長



一、台灣社會發展的歷史脈絡

1994開始的社區總體營造，不會是憑空開始，而是具有一定的歷史脈絡與社會條件下的產物。回顧從1945年戰後至今的台灣社會發展經驗，可以從政治、經濟兩大脈絡來交叉關照：

1949—1970年代中期 政治鎮壓與社會控制

戰後的執政者面對著日據時期文化與政治的遺續，加上在大陸國共鬥爭的失敗經驗，於是一方面進行政治鎮壓(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一方面建構大中國化意識(去日本化與台灣化)，藉此來強化統治的正當性與社會控制。這時期的台灣社會力處在被壓抑與制約的一元化狀態底下，國家機器力量高度膨脹，政治肅殺的氛圍鎮壓了民間力量興起的可能性，文化制約則更進一步消弭了人民的主體意識。

1970年代中期 經濟起飛

一元化的社會穩定帶來「拼經濟」的社會條件，另外，台灣在國際冷戰結構中，因為作為防堵中共的前哨站，得到美國在軍事與經濟上的雙重支援，所以經濟發展具有多重的良好基礎。有趣的是，在國家資本主義而非市場自由經濟的模式下(部份類似蘇聯的計畫經濟)，從1974年十大建設完工起，台灣的經濟發展開始突飛猛進，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鞏固了政權的正當性，一方面也造就了中產階級的出現，為政治改革運動埋下伏筆。

1987年 前解嚴時期的社會力集結

1977中壢事件，1978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1979年橋頭事件，直到當年年底爆發的美麗島事件，人民的力量開始展現，美麗島事件被嚴厲的鎮壓，但是改革的路再也不會回頭，並且不只存在於政治運動，事實上，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都象徵著一種全面性的社會運動的展開。

1987—1992 後解嚴時期的社會運動

後解嚴時期，台灣的社會力從長期的壓抑狀態爆發出來，1990三月學運，1992立委全面改選，1996總統大選，這中間伴隨著涉及政治、法律、文化、環境、兩性等各種面向的社會運動，直到1996年總統大選達到高峰，而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民主化過程不只展現在政治面向上，更重要的是民間力量的釋放與台灣社會的自由化。

1996——迄今 社會運動退潮與社會自由/多元化



社區營造需要集眾人之力

台灣社會經過劇烈轉型後，趨向一個開放與包容的社會，自由民主成為常態。

回顧這一歷史脈絡，可以這樣概略歸納：

政治鎮壓 / 文化制約 → 一元化社會控制 → 經濟發展 → 中產階級興起 → 政治改革 → 社會運動 → 自由多元化社會

但是許多困境也跟著出現，承接著之前的歷史脈絡，目前的困境同樣在這一脈絡底下產生。

1. 經濟發展的困境

掠奪自然資源與扭曲人性價值的發展方式，加上全球化的挑戰，經濟困境由然而生。

2. 民主化的困境

快速的民主化(當然付出高度的代價)賦予人民全面的參政與選舉權，但是個人主義盛行，草根民主的內涵並未落實。

3. 文化的困境

消費性社會價值加上後文化殖民的影響，文化主體更形薄弱，而本土文化的訴求大體異化成政治符碼。

從這樣的歷史脈絡中，關於社區總體營造的社會條件分析也許能比較明確，如果將台灣社會概略分成經濟、政治、文化三大面向，加上社會運動退潮後知識分子的草根實踐，那麼社區總體營造的出現可以視為是對台灣社會發展主流思惟的反省。

社區總體營造既然有其出現的歷史脈絡，那麼自然有其社會性格，也許我們可以更進一步來釐清社造的社會性格。

1. 從一元文化制約到多元文化主體

威權時代的文化建設，社會制約意義遠大於實質文化內涵的建構，透過媒體與教育的力量，灌輸人民單向度的文化認同與社會價值觀，進而確保政權的穩固與國家意志的遂行。

社造強調在地特質與發展主體，正是對社會制約的反叛。所謂的多元化不是放牛吃草的發展方式，隨由社區漫無目的的進行各種實驗，而是從在地的歷史過程中確立祖先的生活面貌以及人與土地的關係，從而找出發展的特質與方向。高山原住民不回溯歷史，無從重建部落與山/自然的關係，即使如此，不探尋失去土地或遷徙的歷史緣由，不釐清文化凋零或消失的社會性因素，仍然無法與歷史斷層接續起來，更別提具有永續性的社造操作，歷史與社會雙面發展脈絡的影響，展現在所有社區或族群身上，即使新興社區或都市型社區，在將來依然需要去面對這兩個互為作用命題，

探究並理解過去，多元文化才具有意義，從中尋找發展方向，所謂的主體性才有真實的意涵，而就台灣社會來說，多元文化主體的說法也才有較清楚的輪廓與策略。

2. 從政治民主到人民民主

政治是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而且巨大的領

二、社造與社會發展的關連性



台灣的社造需要更清晰的方向



社區營造是一項社會運動



社造聯盟串連台灣200多個社區團體，以集結民間力量

域，對於政治的潔癖或劃清界線，只是讓社造自外於社會脈動，成為不自覺的圈地運動，如果社造不是一小撮人搞的遊戲，而是強調公共利益的話，這樣的割裂就令人不解。

政治如果是眾人之事，那麼社造工作與政治的關係是難以劃分的。這不代表社造必須涉入選舉或政治人物的糾葛，而是社造必須關心而且介入公共事務，這不是新鮮的說法，1994年開始的社造就是這樣的原意，差別在於對公共事務的理解，更直接的說法是對社會性的理解。在社區悶著頭重建文化、復育生態、活化歷史建物空間，但很可能一條快速道路就切割了社區，一個開發計畫就失去了歷史空間，一座水庫或垃圾廠就破壞了生態，也許無奈，也許對抗，但最好的辦法是對話及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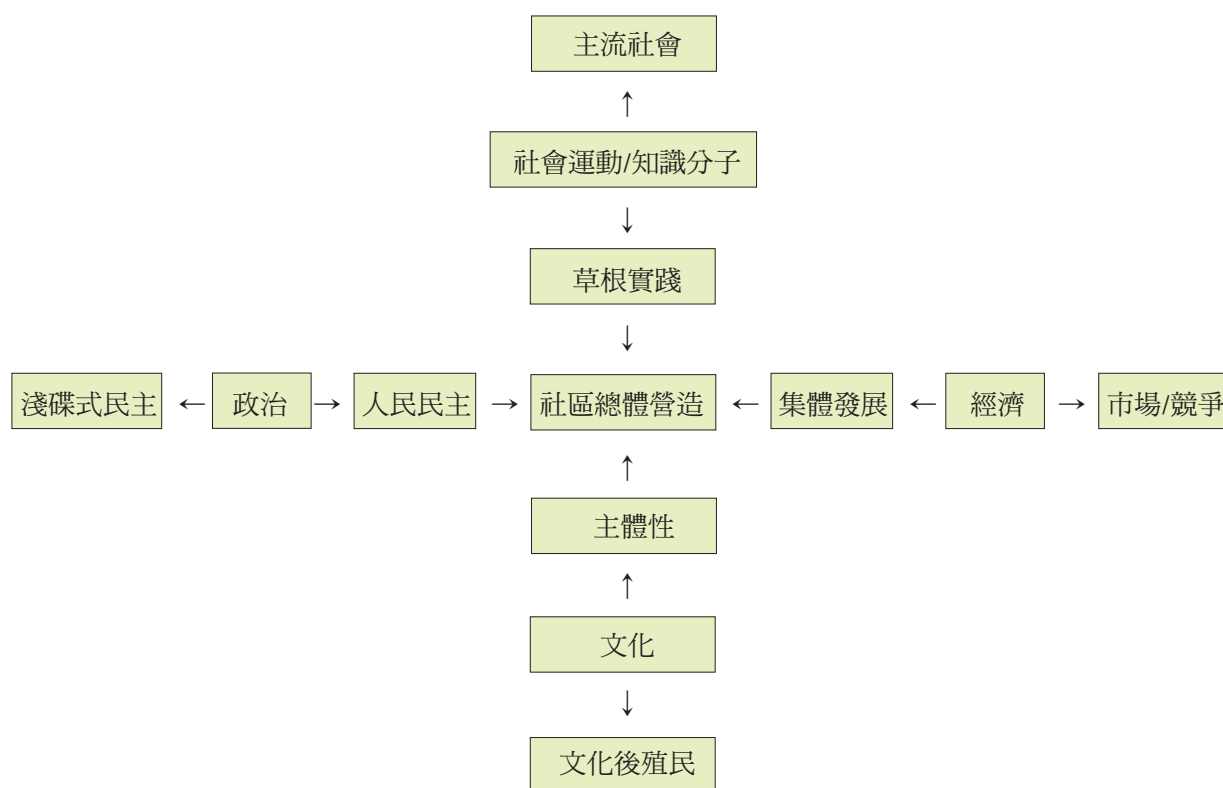
民主除了選舉時數人頭外，更大的意義在於社會發展的民主，不論是政治的、文化的或是經濟上的民主，從社區民主開始，社造工作與人民民主的發展是扣連在一起的。

3.從市場競爭到合作共享

社造終究會碰觸到經濟或產業面向，在目前環境，這意味著與市場經濟的關係。接觸市場，社區的位置如何？從資本、通路、行銷以及關於種種遊戲規則來看，社區目前的競爭力不大，躁進的進入市場，不是接軌關係，而是收編關係，並且往往成為市場的邊陲，這代表文化被廉價的商品化或者另一種剝削的開始。

另外，社區與社區的關係如果缺乏連結，社區工作者缺乏對現實社會的理解，那麼社區居民之間以及社區與社區彼此的關係，可能是競爭而非夥伴，這與社區總體營造強調的共同經營、集體共享的方向是背離的。

這也就表示，社造的操作雖然都是善意的，著眼於社區的公共利益，但是操作策略的不同卻能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過於快速的期待經濟利益，可能把社區一一捲入市場漩渦之中打轉，形成更全面性的人與人或人與社區的惡性競爭關係。而一種理想中的社造發展，是透過人們的重新連結與集體共享來回應對物化以及消費性社會的反省，並且經由在社區進行的草根實踐來達到



此一理想，而其結果將深遠影響台灣對於社會發展路線的思惟以及內涵。

三、社造與社會的接軌策略

1. 建立歷史與社會觀點

在一定的歷史與社會條件分析下，社造如果要與台灣的社會發展接軌起來，成為社會改革的一種力量，那麼在思考社區的操作策略或是發展方向時，就必須有其歷史與社會觀點。

文史工作因此顯得特別重要，但是文史工作如果只侷限於各種資料的蒐集與建立，那麼除了歷史緬懷或將社造帶往舊時光的回顧之外，其侷限性或困境很快就會出現。相反的，如果是從梳理在地發展脈絡的過程中，釐清歷史與社會關係，並理解社區發展困境的結構性因素，那麼過去與現在的斷裂，現在與未來的接續之間，將會有更清楚的操作策略可尋，並且讓社造的格局與視野能夠與台灣社會的脈絡連結起來。

2. 從個別發展到集體發展

在社區以及社會兩個層次上，個別與集體之間的差別一直存在。社造工作強調居民參與以及社區意識的建立，但是往往操作到產業層次時，根深蒂固的市場競爭意識便會出現。比如就民宿而言，除了少數具有共同經營的操作模式(譬如池南未來村)外，大部份都是以個人經營的形態出現，原住民的傳統技藝傳承到最後也往往成為個人產品的販售。



社造聯盟自辦的社造學校，從民間看國家

從社區意識到共同產銷/經營之間的落差如果不能接續，那麼社造就難以突破社區內部事務的格局，形成另一種社會發展思惟。

3. 從社區的內部公共性到社會的外部公共性

社區工作的議題當然是從社區的公共利益出發，但是如果社區是個別化的存在，那麼以整體社會觀點來看，社區的公共利益可能是社會的私部利益，特別是目前社造資源大部分來自納稅人的錢。

另外一個疑慮是，如果沒有以社會的公共性來串起社區跟社區之間的利益，那麼社區跟社區之間因爭取公部門資源所形成的惡性競爭關係，可能進一步造成社區之間的分化。例如營造點及營造員徵選，有落選社區透過媒體質疑有內定名單的狀況，正是社區工作者缺乏社會性視野，將社造當成圈地運動的案例。

發展自己的社區，同時意識、理解到社區工作是社會發展的一部份，有助於再回頭過來檢視我們的社區工作究竟有什麼樣的社會意義。

4. 整合與串連的必要

一味埋頭苦幹，社造最後可能竟是一個框架，套住了自己的社區，往不可知的未來進行危險的實驗。社區工作者、社區之間，應該逐漸發展出結盟的關係，透過彼此的關注與協力，不論在情感上、概念上或是操作方法上尋求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

單打獨鬥的社造，與推動台灣社會的各種力量既無法對話，又難以不受影響。努力於文化重建，卻發現怎麼也趕不上流行文化對社區、對孩子的影響；或譬如白河蓮花節打出名氣，各種充斥的外國進口廉價蓮子馬上搶走大部分的商機，克服這樣的無力或困境，最後還是要回到社造力量與資源的集結與整合上來談。

